



奔赴世界最大难民营

► 裴广江

“我们在达达布难民营已经完全超负荷运转了，希望你尽可能独立处理一切事情。”2011年7月21日，联合国难民署驻肯尼亚办事处新闻官埃玛纽埃尔·尼亚贝拉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。

彼时的“东非之角”正遭遇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，每天有大量索马里难民涌入肯尼亚东部的世界最大难民营——达达布难民营。自1991年索马里陷入长期内战以来，达达布这个距离索马里边境直线距离约70公里的小镇，已经涌入超过40万难民。旱灾导致的粮食危机，再次扯痛达达布难民营这个人类和平发展的伤疤。索马里难民拖家带口，忍饥挨饿，长途跋涉来到达达布，寄望于得到一顶帐篷安家，得到一点儿粮食充饥，让身心得到暂时的抚慰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达达布就是沙漠中的绿洲。

寻觅达达布

到达达布去，这是我和同事大约一个星期前得到的任务。很显然，这不是一趟轻松的出差。但对于任何驻外记者来说，这绝对是一项令人期待的任务。

那段时间，达达布不断出现在全球各地的新闻中。然而达达布究竟在哪里，如何去，要做哪些准备，当这些都必须要在10天之内搞清楚、安排妥当时，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手头的中文世界地图册上，根

本找不到达达布的影子。把谷歌地图放到最大，尝试了几次，终于在在罗毕东北方向几百公里找到了达达布这个小圆点。接下来是与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、联合国难民署、联合国粮食计划署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密集的邮件往来。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，从对到难民营采访一无所知到敲定所有事宜，基本上只用了一星期，这在非洲绝对是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。

想到肯尼亚这个令人向往的国家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马赛马拉草原上的动物大迁徙。从南非约翰内斯堡向北飞行约3800公里，就到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。运气好的话，从飞机舷窗可以眺望到高耸入云的非洲最高峰——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白雪皑皑的峰顶。那年4月到内罗毕出差，拥挤的车流，行人匆忙的脚步，午餐时热闹的街边小餐馆，都让人感受到肯尼亚的经济活力。

但距离内罗毕470公里的达达布又会是什么样呢？联合国难民署发来的一份4页纸的材料中的数据令人叹息。达达布难民营最初于上世纪90年代初设立，共包括伊福、达加哈雷和哈加代拉3个难民点，每处最初设计容纳难民3万人。2010年，达达布每月平均接纳6000至8000名索马里难民。2011年，月平均接纳难民增至近1万名。当年6月的前两周，这里每天都会涌入多达1300名难民，仅6月就有近3万名难民抵达。截至2011年7月，达达布

■ 作者简介

裴广江，人民日报主任记者。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。2009年2月至2012年12月，任人民日报社南非分社、非洲中心分社记者。致力于从非洲人的视角报道非洲，足迹遍及十几个非洲国家。曾乘火车走完坦赞铁路、蒙内铁路、亚吉铁路全程，曾深入苏丹达尔富尔、南非祖鲁村、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采访。



2011年7月30日，达达布难民营附近死去的牲畜。裴广江摄



2011年7月29日，达达布难民营。裴广江摄

难民营的难民数量已经超过40万，其中98%来自索马里。

旱灾造成的影响无处不在。“现在的食品价格更高了，这让很多人难以承受。”3个月后再来到内罗毕的同一家超市，工作人员菲利普如是说。内罗毕各大报纸都将干旱和饥饿作为报道的重点。一些在农村地区有亲戚的人说，农村人吃的东西很少，特别是在肯尼亚北部和东部地区，不少人只能饿着肚子睡觉，幸运些的人们一天也只能吃一顿饭。据联合国统计，当时仅肯尼亚就有244万受灾人口，整个“东非之角”地区有多达1100多万灾民。

苹果是什么

7月28日早上6时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乘车从内罗毕出发。出发前，我们往车上搬了两大箱矿泉水。车主提醒说：“一定要多带些水，那边非常热。”

从内罗毕出发向东北行驶，道路两旁的土地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农作物，沿途几条较大的河流全部干涸，灌木丛中偶尔可见人们挖的水坑，大多无水可取。在一处满是黄沙的河床上，十几个村民围拢在一个新挖的小水坑旁，等着为家人取饮用水。路上不时遇到一些赶着毛驴取水的村民，每头毛驴驮着三个以上橘黄色的水罐，无精打采地跟着主人向前挪动着。

在距离内罗毕约200公里的城镇姆温吉，五金店老板乔治·奇卢玛说，现在大家连吃的都没有，根本没钱盖房子，他的生意很不好，“有时，一天连1000先令（1美元当时约合88肯尼亚先令）的生意都没有。”五金店内挂着很多水罐，从5升到20升大小都有。他说，这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取水容器，卖得还不错。镇上的居民大卫·麦提亚说，附近河流都枯竭了，大家得去附近

约7公里远的一处水库取水，更确切地说是买水，每5升水需要2—5先令。

继续朝东北方向前进，天气更加炎热。路旁常见散落的废弃轮胎，这些都是长途汽车在高温中行驶代价。一些牧民把家当捆在骆驼背上，向可能有水的地方迁移。在一处小镇上，十几个孩子站在路旁，每人手中举着一个塑料瓶朝过往车辆挥舞。司机阿里说，这些孩子们是在向路人讨水。好不容易见到卖水的，有人付钱后迫不及待地把水倒在掌心里喝起来。

距离内罗毕约370公里的加里萨，是到达达布之前的最后一座城镇。流经加里萨的塔纳河，是从内罗毕到达达布难民营沿途惟一有水的河流，两岸的灌木丛让人眼前一亮。进入加里萨地区就已真正进入肯尼亚旱灾重灾区，越往东北方向灾情越严重。

每周四和周日 13 时，联合国难民署的车队在加里萨集结，由武装警察护送走完最后 100 多公里路程，以防索马里武装分子可能发动的袭击。那天，我在加里萨集结点给联合国难民署打电话，得知车队还未到达，出发时间更是未知。为早点到达达布办理各种手续，我们决定不再等联合国难民署的车队，而是单独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程。

汽车驶出加里萨后，柏油路变成沙石路，路面厚厚的沙子足以没过脚面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犹如小船行驶在海上，皮卡车最高只能开到时速 40 公里左右。路旁耐旱的植物大部分都开始变黄、枯萎。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行人和车辆，倒是不时会看到一些腐烂后露着白骨的动物尸体，那都是饥渴而死的牲畜。

离达达布还有两小时车程，路旁有一个名叫阿朗格的小村子，只有寥寥几户人家，房屋都是在沙土地上搭的草棚，出入必须弯腰。66 岁的村民纳吉叹息说，他活这么大把年纪，还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旱灾。43 岁的穆罕默德说，已经近 3 年没有下过雨了，当地人几乎全靠救济维系生活，救助机构每 10 天送一次水和食物，他们全家 9 口人只能勉强度日。有时候食品和水极度匮乏，他们只能宰杀牲畜聊以度日，但家里的牲畜已经不多了。

穆罕默德带我们来到他家厨房。说是厨房，其实是用木棍扎成

的一个棚子，三四平方米大，厨房一角支着口锅，里面煮着茶，旁边地上有半盆米饭，一锅糊糊，这是全家人的午饭，也是全天唯一一顿像样的饭。

离开阿朗格村时，一群孩子围拢过来。我们把带的苹果分给他们，孩子们都好奇地拿着玩，令我迷惑不解。在我们上车要走时，一位妇女怯生生地上前来问司机，给孩子们的是什么东西。原来这里的人们从没见过苹果。

一张单人床

经过 9 个多小时风尘仆仆的跋涉，我们终于在下午 4 时前赶到了达达布。达达布虽说是一个小镇，但其实更像一处大村落。除了个别小商店、餐厅以及旅馆，几乎没有商业气息。位于镇上的联合国营地车辆进进出出，应该是最为热闹的所在了。

虽然已经提前联系联合国难民署订了住宿，但在联合国营地门口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。等了近一个小时，难民署官员终于抽出身来到门口接上我们，带入营区的一处住宿处。房间内只有一张双层铁床，不足一米宽，只有下铺铺好了被褥，而且只有一个枕头。虽然知道这是非常时期，又是非常地点，能有一张单人床住已经很不错，更何况屋里还有一台虽然破旧但尚能工作的空调，还可以冲凉水澡，已经非常

难得，但当我们委婉表示能否再提供一个枕头时，这位难民署官员还是不太客气地表示：这已经是能提供的最好条件了，有的记者只能多个人共用一顶帐篷。

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提示，达达布所在的整个肯尼亚东北省属于安全等级四级地区，即存在大量安全风险，因此每天 18 时至第二天 6 时，联合国营地实行宵禁，禁止任何人外出。即使是白天在难民营内行动，也必须有武装警察护送。

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联合国难民署推荐的出租车公司打电话，联系雇用安保和翻译的事情。不一会儿，32 岁的达达布本地人阿卜杜拉伊就来了。他穿一身白色的阿拉伯长袍，英语很好，做事干练，说起话来给人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的感觉。“达达布的人口增长很快”，他说，在他小时候，达达布仅是一个千余人的小镇，1991 年索马里难民开始往这里迁移，不少难民已经在这里住了近 20 年。

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，不断有国际援助组织在这里设立办事处。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，在达达布难民营办公的国际组织有近 30 家。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让这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，当时至少有 50 名外国记者在达达布采访。

“这里每天都有人挣扎在死亡的边缘，你们去看看，就知道他们的生活多么悲惨。”阿卜杜拉伊不无伤感地说。